

与“新市民”为邻

□南通 杨汉祥

不少“城里人”不愿与从乡下来的“新市民”为邻,说起原因,无非是觉得不大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然而自去年夏天我搬入新居并与一批“新市民”相邻而居之后,就彻底改变了这一想法。

我家新居位于当地市区城东新区的城乡接合部,原来是一个专门种植蔬菜的普通小村,后来这个村土地被征用,20多户村民的房屋被拆迁,这片土地被开发成一个拥有多幢住宅楼的居民小区。至于这批村民,也成了“新市民”,并被安置在小区的一号楼。我家新房正好在该小区的二号楼,与这批“新市民”成了前后邻居。我家住在三层,而对面新邻居们的大门与窗户经常敞开着,加上他们一有空都喜欢聚在底楼车库房前做家务、聊家常,所以新邻居们的很多言谈举止、生活状态常常无意中被我耳闻目睹。

记得刚搬进不久的一天午间,我在自家阳台上读书,对面楼上几位居民坐在楼下空地上聊天。聊着聊着,有两个男人不知为什么话题突然争论起来,紧接着嗓门一个比

一个高,最终俩人竟然对骂起来,而他们几位邻居连忙在一旁劝和着,不一会争吵平息下来,继而又回到原先聊天状态。想不到,傍晚时分我意外地看到那两个原来争吵的男人竟然又说又笑,像没有发生过争吵一样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这样的场景我又看到过几次。后来,与他们混熟了才知道,这些争吵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事,因为他们的性格脾气就是心直口快、有啥说啥,有时虽说是争吵但并无恶意,而且争过吵过就罢,从不往心里去。我想如此“秉性”,在我们“城里人”中是很少具备的。

其实,对面楼里那些所谓争吵毕竟不多,而邻里之间和谐相处、互相照应的感人场景却经常让我看到。比如,有的人家做了好吃的,习惯于送给左邻右舍品尝;有的人家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,邻居们就会主动过去照应;有的人家来了亲戚家里住不下,邻居们会争着给腾房借宿……有一次,他们楼里有一个4岁男孩在楼下玩耍时走丢,整幢楼的居民都被牵动,大家自发地丢下手头活计满大街帮忙寻找,直到这个男孩找到了,大家才放下心来。

让我最羡慕的,是对面楼里经

常笑声不断、热热闹闹,充满着友善、充满着生活气息,这与我们后面几幢居民楼里冷冷清清的情景形成了强烈对比。当然,这些截然不同的“情景”会引发截然不同的结果。比如有一天,对面楼里一位老太太正巧一人在家,谁知深夜突发急病,对门邻居听到动静后马上赶过去,及时拨打了120急救车,接着又喊来几位邻居帮忙把老人抬上救护车,并一起跟到医院护理。由于送治及时、护理到位,老太太有惊无险,最终被治愈。而我们后面几幢楼里也发生过几起老人突发急病的事,但邻居往往并不知情,少有人前去帮忙。

与“新市民”相邻而居时间长了,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,因为长期住在乡间,生活比较随意,确有一些陋习,要一下子彻底改掉也不太可能,但这绝不是主流,他们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善良正直、勤劳朴实,是讲团结、重友情、懂报恩,这些正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不可缺少的素质。作为“城里人”,应该与“新市民”求同存异、和睦相处,尤其要虚心学习他们的优点。至于在选购住宅时,如果与“新市民”相邻,更应该坦然面对并珍惜。

院中竹

□无锡 陆锋

院中有一丛竹。

依稀记得前些时候还是脆嫩嫩的春笋样儿,数日没留意,竟是一竿竿青碧拔地而起,冲天而去。我时常恍惚,觉得那是武侠小说中的剑阵,看似杂乱无章,实则凌厉异常。

竹,似乎生来就带了这样的兵戈之气。叶片梭形,像极了武侠小说中薄若蝉翼又锋利无比的飞刀,怪不得金老爷子在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“飞花摘叶,皆可伤人”这般话语。好在现下春日煦和,风过竹林,只觉龙吟细细,凤尾森森,清静肃然,倒不觉得兵剑萧瑟,千军万马压境而来。

地上落了一地的壳。灰褐色,大小不一的黑色斑点,布满了黑色小毛,细密,扎人。这壳是竹子的外衣,先是保护着竹笋生长,等竹子长成,又干脆脆地掉落在地。

古人谈竹,总是离不开一个“清”字。

郑板桥画竹,清雅。据传,他一生有三分之二岁月都在为竹传神写影。对于竹子之形,他如此描绘:“江馆清秋,晨起看竹,烟光日影露气,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”,寥寥数语

将竹枝竹叶在晨雾朝阳下仿佛透露着清雅之气尽数写出,跃然纸上。最终,他喟叹:“四十年来画竹枝,日间挥写夜间思。冗繁削尽留清瘦,画到生时是熟时。”

王维写竹,清幽。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一首《竹里馆》道明了诗人在意兴清幽、心灵澄净时于竹林间独坐,悠然弹琴。人,置身在这清静幽深之处,身上自然而然就多了几分静美。想必,那一刻置身万竿竹中的王维,定是感受到了清幽带来的快活与惬意。

我立于窗前,看着那一丛竹,瘦却锐利,破土而出,直上云霄,如剑破长空,有股势不可挡的气势。辛弃疾!脑海中不期然浮现出这个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“词中之龙”。他写词,豪放且明快,提及竹也是如此,随手挥毫就是一句“细读离骚还痛饮,饱看修竹何妨肉”,尽显其洒脱本色。

林中时有巨响,那是竹子拔节的声音,就像利剑出鞘,清脆、凌锐。只一刹那,复又无声。若不是地上的壳又多了一些,怕是要生出恍然之感。

院中一丛竹,轻轻不自语,于幽微中浩大。

香樟开“花”了

□扬州 魏晓峰

今年春天的气温像过山车一样。这会儿又从山谷急急地飙升到了谷顶,一早气温就升到了二十大几度。出门办事,那八九点钟的太阳热情得让人真有点吃不消。只能往路边的香樟树下躲,一树的阴凉,还能闻到一树的清香。

抬头寻那花香的来处,每一棵香樟树的枝头,都缀着一个个如桂花样的米状“花朵”,我猜那清香就是来自这些“花朵”。

这个城市的道路街巷边栽了很多香樟树,一年到头都是常绿着。那枝丫支撑起的蓬勃的树冠和生机,如一柄绿伞,抵挡着烈日和暴雨。那年冬天,一场暴雪,让很多的香樟遭了殃。雪花一团一团

地累积在树冠上,压断了许多香樟的树枝,露出撕裂的白骨,一片狼藉。有人便质疑我们这个城市大量栽香樟树不适合。这些人啊,多少年享受着香樟的阴凉和清香,一朝香樟遭了罪,便要舍弃它们。

每年春天,香樟树都会在春风、春雨和春阳下,悄悄地蜕去那树枝间老去的叶子,以酒红的色彩,作最后的告别。待到树冠间所有的红叶飘完,一夜之间,满树的香樟叶子如脱胎换骨一样,焕然一新。全新的嫩绿、淡黄、油亮的新叶,让你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神奇。随着嫩叶越来越多,越来越油绿,伴着清闲、淡雅的香味袭来,再抬头看树枝上,就发现香樟开“花”了!

春末夏初,满城飘香的时候,尽情地呼吸吧。

捉住一只小麻雀

□江西吉安 吴佳佳

劳动节前,我准备把单位门前的地翻翻,种上花生。宅在家里上网课的小女儿也要跟我一起劳动,我当然乐意。

我锄地除草,女儿也在一旁用手拔草,忙得不亦乐乎。当我铲到土沟后边的杂草丛时,忽然从里面跑出一只活物。女儿眼尖,发现是一只小麻雀。我惊喜地丢下铲子去捉。小麻雀可能刚出巢,飞不好才掉队,很轻易就捉住了。我高兴地捧着它细瞧,女儿却很严肃地说:“妈妈,小麻雀的妈妈在树上叫唤找孩子呢。”我一抬头,才发现头顶的侧前方,一只麻雀正焦急地对着我们叫唤。小麻雀似乎听懂了麻雀妈妈的叫唤,应声张开了小嘴巴。

我本想把小麻雀当作礼物送给女儿玩,因为我小时候就经常爬树捉小鸟,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哪知我还没把手伸过去,女儿却迅速摆了摆手,说:“还是把它还给鸟妈妈吧。”我有些意外,只得悻悻地举臂张手,让小麻雀飞走了。

午饭后,我带女儿上二楼睡午觉。平时我很少上二楼,办公休息都

在一楼。当我进了门,到东边窗口开窗的时候,却意外发现,窗户外缘与防盗窗中间的空隙处竟筑了一个鸟窝。鸟窝很圆很深,我好奇地探头看了一眼,激动起来:“哇,这里还有四个鸟蛋!”女儿闻声跑过来。我说:“快,把这四个蛋收起来,拿回去煮了吃。这可是野生的,营养好。”

可女儿很冷静,冷静得不像不满十岁的孩子,她说:“妈妈,就留在那里吧!”我看了一眼她可爱的小脸,发现她的脸上散发出天使般的光芒。我们默默地离开窗户,爬到床上睡午觉。

躺下不久,便听到窗户上有东西扑击玻璃的声音。女儿小声地在我耳边说:“妈妈,你看,鸟妈妈来了。”等我转头看时,鸟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不一会儿,又有鸟飞过来了,巡视一会后,又安静了下来。我想,那一定是鸟爸爸和鸟妈妈吧,它们一定看见了我们站在窗前,一定以为我们把它们的孩子偷走了,于是,便着急地寻回来了。

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瞬间,我明白了,这不但适用于人类,也一样适用于动物和万事万物。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

卢平《陶韵之二》版画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39号

秘境白石峰

□新疆昭苏 宋伯航

疫情缓解,有序安全出行,美丽乡村游回归。这天清早,晨曦初露,我与几位好友一起,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路上,约半个小时的工夫,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白石峰国家森林公园。

白石峰是哈萨克语的译音,意为“神仙峰”,因整座山峰由洁白的石峰构成而得名。白石峰坐落于天山最西端,属乌孙山系,三峰雄起,连环对峙,白石峰最高,海拔3475米,呈东西走向,山峰突兀,四面陡峻,南坡较缓,北坡扼要,西坡峡谷,东坡险壑,峰顶相对开阔。

远眺白石峰,石灰岩裸露于外,悬崖峭壁格外醒目,奇异怪石林立,峡谷曲折幽深,吞吐吐雾藏气,得势聚风酝雨。当地民众常年细观峰顶云卷雾绕气象,便可预测阴晴雨雪

天气,提前安排农牧业生产,十分灵验。

我们依山而上,只见棵棵参天云杉,沐日月之精华,汲山川之灵气,如初夏的丽人摇曳在青山绿野之间。微风掠过,漾起阵阵涛声,阳光穿过针叶斑驳的情影,透出婆娑的妖娆。鲜花遍布四野,引蜂蝶翩翩起舞,袭来缕缕芳香。

每到夏季,白石峰重现生机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草甸、河流、瀑泉、松涛之中,成群的牛羊马驼,如点点星帆穿梭山岭。静谧的云影天光照进草林,幻化出深浅明暗的色彩;赤橙黄绿青蓝紫在幽谷、沟壑、坡梁与陡峰之间变幻,幽暗与明亮相互交织渲染出错落有致的彩墨画,云层在绿海白峰间翻涌,恍若人间仙境。

登上半山,空气变得有些稀薄。弥漫起的浮动云影,宛若仙女下凡,罗衣飘然,忽出忽入,游弋在白石峰

之中。当快要攀到山峰时,云裳却突然消失,只有雾霭迷蒙缭绕,仿佛伸手便可摘下一缕。等到登临绝顶,雾霭却又突然变成了白云,无拘地游于山脚。

人居山顶,极目远眺,一片苍茫,群峰拱峙如游龙跃出,远山近景尽收眼底。在山的四周是碧荫跌宕的原始松林,宛若巨型蘑菇的白色毡房间,依稀可见袅袅炊烟。

人暮,徒步下山,碧海染透了太阳的余晖。而碧色,在处处裸露着白色的峦嶂中,却更显清秀妩媚。山色愈来愈矜持,晚霞愈来愈鲜亮。就着黄昏来到暮色中,山上是点点繁星,山下是处处毡房。旷野中,归圈的羊群使夏日的夜色格外恬静。

在白石峰,在经受疫情居家隔离的数月后,我重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好。